

## 讀書班 | 安大簡《詩經》討論紀要 (2019.10.18)

18日的討論主要涉及訓詁學和音韻學兩方面的問題。訓詁學方面，主要討論了“騶虞”的理解和闡釋問題。音韻學方面，主要討論了“從乎”和“騶虞”、“句吳”和“攻吳”的語音及相關問題。

### 一、訓詁學

王弘治認為整理者對“騶虞”的解釋似乎求之過深，他說：“（《詩·騶虞》）本來說的是射禮，不是射獵。‘一發五豝者’，士布侯，畫以鹿豕之謂，射不主皮，不求力穿，所以說一發五豝。‘騶虞’為射禮所用之樂，所謂王以‘騶虞’為節。據此似不必改釋‘縱乎’。”後又補充道：“簡文《騶虞》有‘一發五麋’，正與布侯畫以鹿豕的說法完全相應。”

### 二、音韻學

#### （一）“從乎”和“騶虞”的語言關係

王弘治認為：“從音韻看，‘從乎’和‘騶虞’幾乎同音，祇不過雙音節詞，‘從’之鼻音尾，是‘虞’字疑母的聲母，音節內部劃分位置不同。簡文的這種寫法倒是很有趣的。”楊軍認為“從”讀ŋ尾是受後音節聲母的同化，是語流中的音變，並認為此例極有意思。趙彤說：“原來做楚簡音韻的有一個印象：戰國楚方言中似乎鼻音聲母有塞化的趨勢。用作‘吾’的‘虍壬（ting）’也用作‘乎’。‘縱乎’讀為‘騶虞’似乎也可以如此解釋。‘騶虞’tsrjɔ ŋgja>ts(r)jɔŋ g(j)a ‘縱乎’。祇是‘虞’似乎應該是合口。”譚樊馬克指出“句吳”又寫作“攻吳”也是此類例子。楊軍說：“‘騶’‘句’都是侯部的字，韻尾跟ŋ交替，我以為侯部應該有一個-u韻尾。”對此，趙彤指出：“如果是語流音變，那就跟韻尾交替沒關係。類似的現象也不限於侯部。李方桂的侯部是u，但是與魚a太遠，不好解釋漢代魚侯合韻

的現象。‘句吳’是：‘攻吳’  $k\text{ɔŋ} \eta a \rightarrow k\text{ɔ} \eta a \rightarrow k\text{ɔ} \eta a$  ‘句吳’。”接著，學者們圍繞“句吳”和“攻吳”語音關係展開了熱烈討論。

## (二) “句吳”和“攻吳”的語言關係

針對趙彤提出的“‘攻吳’  $k\text{ɔŋ} \eta a \rightarrow k\text{ɔ} \eta a \rightarrow k\text{ɔ} \eta a$  ‘句吳’”的觀點，楊軍認為不好確定“句吳”和“攻吳”何者為初始形式。另外，他還對侯部作  $*u \rightarrow \text{əu}$ （裂化）表示懷疑，他說：“中古北方的  $\text{əu}$  是往  $u$  變（尤變虞模）。不過現代方言常見  $\text{əu}$  變  $\text{oŋ}$ ， $\text{au}$  變  $\text{oŋ}$ ，的例子。如西南官話中的畝、某和茂、貿等，這兩個韻尾可以自由交替。還有一個舌音的鬥  $t\text{əu}$ （單用，斗篷  $t\text{oŋ}$ （可能受後音節韻尾同化）。”趙彤認為：“銘文的時代早，所以‘攻吳’是原型的可能性大一些。西南官話的情況，好像韻母不一定是  $\text{əu}$ ，也可能是  $u$ ，武漢的‘木目’等也是，聲母的條件比較清楚，一般是  $m$ 。所以應該是一種條件音變。”許學仁表示同意趙彤的意見。譚樊馬克指出黃岡話也有這類現象。

譚樊馬克分別貼出馮蒸、鄭張尚芳二位討論“句吳”和“攻吳”關係的文章，以供大家參考和討論。（記錄者按：馮蒸認為，“攻吳”是原形，而“句吳”是派生形，其間的關係是連音變讀。詳見馮蒸：《“攻吳”與“句吳”釋音》，收入《漢語音韻學論文集》，第96-100頁，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。鄭張尚芳認為，“句”音與“吳”聲母連讀合音而為“工”字，即： $*k\text{oo} + \eta(a) \rightarrow k\text{oo}\eta$ ，並認為“句”是宗族氏族之義，“句吳”之命名格式為中心語在前，修飾成分在後，合於古越語語法。詳鄭張尚芳：《古越語地名人解義》，《溫州師範學院學報》1996年第4期）

蕭旭認為：“‘句吳’、‘攻吳’與‘于越’對舉。‘于’即‘于夏’（聲轉亦作‘有夏’）之‘于’，是‘大’義。‘句’、‘工（攻）’是‘巧’的楚語聲轉，字亦作‘詢’。《方言》卷七：‘詢、貌，治也。吳、越飾貌為詢，或謂之巧。’郭璞‘巧’下注云：‘語楚聲轉耳。’黃侃曰：‘詢同工、巧。’國名前加‘句’或‘工（攻）’者，亦是美善之稱。”

執筆：何義軍

審覈：王化平

終審：孟蓬生